



卧龙湖

往事

吴尚真 著

卧龙湖的小格格与小匪 卧龙湖来了新县长 卧龙湖中心岛的火光 神秘的东晋人 陈惠与招安 铲了烟田 两个少女 卧龙湖贵媛阁 祭起了夔牛龙兽 卧龙湖托孤 动了家法 梁不血冰上走来迎亲的花轿 报恩 奉天公立高中 栖凤楼琴师 刘大匪 典妻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尚真 著

卧龙湖的小格格与小匪 卧龙湖来了新县长 卧龙湖中心岛的火光 神秘的余诗人 郭果与招安 两个少女 卧龙湖贵暖阁 祭起了夔牛龙兽 卧龙湖托孤 动了魔法 寂不眠冰上走来迎亲的花轿 报恩 奉天公立高中 栖凤楼琴师 刘大匪 典妻



卧龙湖往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卧龙湖往事/吴尚真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1265-4

I. ①卧…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6744 号

责任编辑 杨新岚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42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25 插页 2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65-4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楔 子

康平县乡土志记载：

康平县位于辽西省北部，东隔辽河，相望昌图，西邻彰武，南接法库，北与内蒙古科左后旗毗连。历史悠久，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发现二十处，文化标本丰富多彩，证明约七千年前已有人类聚居，从事农耕狩猎。辽金时代，人民生活日趋发展。境内辽河之滨的辽代棋州城遗址清晰可辨，辽代千年佛塔巍然矗立。明朝时，弃为“辽东边墙”以西之地，境内渐荒芜。清初，划在柳条边外，属“禁封”之地，蛮荒蛮水。它北起科尔沁沙地，南至柳条边，长四万七千丈，西起千佛岭，东至辽河滩，宽三万六千丈。地盘不方不圆，四楞八角。大清皇帝下诏将这片荒原荒水赐给科尔沁达尔罕、博多勒噶台、宾图三个王爷，让他们在这里放养军马，训练铁骑，知晓水性。荒原中心的大湖，更是风光无限，天鹅灰鹤结伴翱翔，野鸭长嘴鸥成帮成群，水中黑鱼、嘎鱼、鲢鱼密密匝匝。冬季大湖里冰涛雪浪，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芦苇和蒲草丛中，狼、狐狸、兔子弱肉强食。史表康平乡土，必说卧龙湖，此湖给康平县人以舟楫之利，养殖之便。康平县位于柳条边外，过了柳条门一半牲口一半人的景象一直维持到大清中叶，晋冀鲁豫连年大旱，饥民拖家带口，涌进这片荒原荒水畔，在卧龙湖岸边搭起窝堡，支起了灶，满湖的菱角就是他们的口粮，满湖的鱼虾就是他们的美食。

此后，饮食男女在这里开荒种地，打鱼摸虾，收入颇丰。科尔沁王爷看到有利可图，奏请清廷开荒屯垦，清廷准奏。科尔沁三个王爷以卧龙湖为中轴，划定了东、南、西、北四荒，南、北、西三荒三个王爷各享一片，东荒紧靠辽河，常受水患，三王共享。四荒都设立了地局，他们选汉人当地局局长，为他们收取地租，并在卧龙湖成立了水务局。管事的住在大湖里四面环水的中心岛。

岛子上风景如画，视野辽阔，站在高处沿湖几十里外的村屯可尽收眼底，他们按照捕十收五的办法，收取捕捞费。科尔沁王爷地局横征暴敛，常常动用私刑草菅人命。偌大的一片荒原荒水无官无法，奸淫杀戮，明抢暗盗，比比皆是。大小土匪各立山头称王称霸。荒原荒水一片骚动，周边府县鞭长莫及，故此，盛京将军上奏朝廷：边外旗地，蒙王开设地局，收粮纳赋，中饱私囊，生齿日繁，盗贼四起，诉讼增加，需设县治理。清咸丰帝准奏。1880年，蛮荒蛮水之地设县治理，县衙设在卧龙湖东侧的康家屯，取意康乐太平，故称康平县。随后清廷衰落，兵荒马乱，有村即有匪，荒原荒水之地遍开罌粟花，熬烟土，发横财，烟馆妓院坐落四方。民国之后，因奉天当局不愿意触及科尔沁王爷的利益，仍然袭承旧制，这片荒原荒水形成了汉人理政、蒙王理财的独特政治格局。蒙汉交融的土著文化和民俗有此衍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为了拉拢科尔沁王公，把康平县列入科尔沁蒙人自治范畴，后来局势稳定，踢开科尔沁王爷，搞王权上收，才结束了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地局制度。

我的父亲名继雨，字绍曾。是河北唐山老坦儿，1920年来康平县经商，他56岁有我，喜饮热茶，夏天家里不生炉子，经常让我带着一分钱的水票去茶馆打回热水泡茶。因为用水票去打开水，每壶实收八厘。1965年，我已经毛岁13，边去打水边听茶馆里的人调侃清末民初和伪满时卧龙湖的故事，茶馆里最常见的有四个人。我父亲告诉我，他们都是好人，高明朗开掌鞋铺，我家里的人鞋坏了都去他那里补鞋。他童叟无欺又手艺好，打过日本人，受人敬仰。街里找他修鞋的人很多，虽然修一双鞋只是角八的收入，凑起来他收入不少。县民政认定他参加了义勇军，后来成了抗日民主联军，每月按照抗日老战士待遇，给他八元钱贴补。他一辈子没娶过老婆，1965年，他已经60岁，每日修鞋劳作之后，靠喝酒饮茶打发余生。

严大学问因废科举，并没得到举人之类的学号，一直在康平开私塾，唯一的一个儿子，建国前就去了美国，老婆早早就死了，他没有续弦，他学问精，又有刚条儿，日本人统治康平县时，让他去县府当书记长，他说这钱脏我不挣。

薛大学1947年在奉天一所大学读书，随军南下，在南方的一个县城里当了副县长，填写成分为上中农，由于家中有雇工行为，被定为漏划富农，他并不知

晓,依旧填的是上中农,结果被发现后,退回原籍,他搭伙的女人王媚娘是康平县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的童养媳,只是这个童养媳不是给儿子养的,而是给当家汉子养的。财主家老婆进门八年没开怀,为了家财不出外,把自己穷哥哥家的侄女弄来养了起来,她八岁进了财主家的门,说好养到16岁,就让当家的将她收房,可是没有养到16岁,就解放了,土改了,财主领着老婆跑得无影无踪,土改工作队念她也是一个受苦人,为了她的生计,在街面上财主的房产中给她留了一间屋,此后,她开起了茶馆,薛大学落魄回到康平县,经常光顾她的茶馆,二人日久生情,搭伙过日子生孩子。靠开茶馆勉强维持生计却其乐融融。

严大学问“文革”中就故去了,高明朗活到80岁寿终正寝,死时送葬的人很多,薛大学“文革”后纠偏,带着王媚娘又回到南方那个县城官复原职。他俩育有四个娃,分别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

1990年,康平县组织县内六旬以上饱学之士编纂康平县县志,其中不乏严大学问的学生,依然尊重严大学问写史的主张。记述中以事记人,力戒浮夸溢美,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不指点评说,不加议论结语。这里原文实录“九一八”过后的几段大事记。

9月20日,康平县政府发布戒严布告:“沈阳事变,日寇侵华,地方不靖,股匪充斥,本日起实行戒严,晚九点钟静街。”12月12日,辽北蒙边宣抚专员任命高荫堂为收编委员,赴康平一带收编抗日队伍。

翌年3月初,刘俊泽(康平县人,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军人抱养,“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寇东边道讨伐队少将,绰号“小日本”),协同日军进攻康平,镇压康平抗日民众,遭到民众义勇军痛击。

7月,高荫周派副官处长魏兴华(字国昌,康平孔家窝堡人)来康平,康平县自卫团指挥刘叙五(刘俊泽一奶同胞)接受改编,组成抗日民众义勇军第五军区第六路军。

9月15日,辽北蒙边康平县警备司令部成立。

9月下旬,高荫周率第五军区两千余人,由康平出发,27日开始攻打郑家屯,曾一度占领车站。因攻打不下,主动撤出,退回康平。

9月至11月,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五军区在康平县印制发放军用票约十万元。收回农商贷款本息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九元。

9月,康平县初中学生组织“抗日救国团”,与“专员护卫团”到街头讲演,贴漫画,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11月16日,日军第16旅团长川原劲带全旅团和彰武、法库、昌图等县伪军六七千名进犯康平。各路抗日义勇军在三台子、孙屯、沙金台等地阻击日伪军进犯。

1933年4月下旬,康平失守,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十五路军联合吉林抗日民主联军英跃宇、田林部共两千余人,由彰武方向向康平进军,活跃在乡村的康平抗日民众义勇军全力配合,4月27日一举攻占康平县城,活捉日本参事官南竹治,副指导官日隈巽和伪县长阎恢原等。义勇军在康平县城驻三日,29日撤离县城,在县城南将南竹治、日隈巽处决。4月30日,日军派上日部队攻占康平县城,自凌晨三时开战到十五时,最后义勇军撤离……

实录这段康平县县志,是要铺垫背景,这里真的发生过大规模的反满抗日斗争。生活在蒙汉交界地区的人们十分血性,这些从自发的同仇敌忾抗御外辱的力量,一步步形成了由信仰作支撑的抗日队伍。小说中人物和故事都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他们的影子。

目

录

- 楔子 \ 1
- 一 卧龙湖的小格格与小匪 \ 1
- 二 卧龙湖来了新县长 \ 14
- 三 卧龙湖中心岛的火光 \ 20
- 四 神秘的东洋人 \ 26
- 五 绑票与招安 \ 32
- 六 铲了烟田 \ 42
- 七 两个少女 \ 54
- 八 卧龙湖贵暖阁 \ 59
- 九 祭起了夔牛龙兽 \ 66
- 十 卧龙湖托孤 \ 76
- 十一 冰上走来迎亲的花轿 \ 81
- 十二 报恩 \ 94
- 十三 奉天公立高中 \ 99
- 十四 栖凤楼琴师 \ 107
- 十五 刘大匪 \ 114
- 十六 典妻 \ 122
- 十七 动了家法 \ 129
- 十八 兵不血刃拿下梦园 \ 134
- 十九 骑碾坨子冻宫刑 \ 143

- 二十 卧龙湖歃血结盟 \ 150
- 二十一 卧龙湖马虎山匪巢 \ 156
- 二十二 义勇军 \ 163
- 二十三 胡子兵反水 \ 172
- 二十四 出洋与铁血路 \ 183
- 二十五 龙卷风 \ 198
- 二十六 东洋文武二盗 \ 203
- 二十七 卧龙湖畔的歌声 \ 208
- 二十八 卧龙湖真假汉奸 \ 216
- 二十九 醒来的冤家 \ 228
- 三十 一九三三年的熬水营子 \ 233
- 三十一 打仗用了妖法 \ 245
- 三十二 卧龙湖镇龙寺 \ 257
- 三十三 走进男儿屯 \ 270
- 三十四 劫持 \ 276
- 三十五 梦园梦不圆 \ 285
- 三十六 包氏三兄弟 \ 290
- 三十七 汉奸黄其芬 \ 302
- 三十八 火烧芦苇荡 \ 310
- 三十九 卧龙湖并屯风波 \ 316
- 四十 定情 \ 326
- 四十一 冤冢前的日本女人 \ 334
- 四十二 卧龙湖来了特派员 \ 339
- 四十三 巴图大夫的蒙古包 \ 348
- 四十四 逃离洞房 \ 353
- 四十五 一贯道 \ 358
- 四十六 兄弟重逢 \ 365
- 四十七 酒后 \ 368

四十八	年初一	\	372
四十九	暗算	\	378
五十	异国恋情	\	391
五十一	蒙汉通婚	\	398
五十二	灰色的县城	\	406
五十三	毒盐	\	410
五十四	重围与突围	\	416
五十五	敖胜屯学馆	\	425
五十六	寻找善先生	\	433
	后记	\	440

一 卧龙湖的小格格与小匪

艳阳西坠，卧龙湖中心岛上，柳枝随着微风摇曳，彩蝶扇动着色彩斑斓的翅膀，在一人多高的大地瓜花丛中飞舞。蒙古包、水警营房和有着辽金建筑风格的水务局长布鲁堪的府邸，坐落在绿树和鲜花丛中。府邸深处的一间房子是吉雅公主的产房，产房外一棵巨大葱茏而又苍老的柳树枝杈已经搭在了产房的屋顶，猪孩和陈飞虎两个少年趴在树上，舔开了窗纸，张着明亮的眸子巴巴察察地注视着室内的一举一动。他们是奉命而来。马虎山匪首苏老狼不知在哪里听说，满人生孩子都要把家中的金银财宝显摆出来，添人进口，招财进宝。

“哎哟，哎哟！疼死我了。”吉雅公主捂着大大的肚子，汗水从额头沁出。老娘婆赶紧过去隔着衣服摸了摸吉雅公主的肚子。“刚才我摸你肚子还稀松八泄的，现在绷得像个小盆子。”老娘婆边摸吉雅公主的肚子边说。

“妈呀，妈呀。孩子你轻点蹬啊！娘都受不了了。”吉雅公主针扎火燎地叫着。“真赶老爷的脚。老爷没黑夜没白日地守了你十天，前脚刚走，肚里的孩儿就奔生来了。上炕，上炕。脱了。我瞧瞧裆口开了几指。”已经守了吉雅公主十多天的老娘婆没好气地说。

身穿旗袍、三十岁仍旧粉面桃花的吉雅公主捂着肚子往炕上挪，边挪边一惊一乍地喊：“哎哟，哎哟！”“夫人，你忍着点吧。孩子有劲奔生得快，你才能少遭罪。生孩子哪有不疼的理儿，这个罪，别说你是个蒙族的公主，就是天王老子家的娘儿们也得遭。”到了民国，看到布鲁堪老爷不在身边，老娘婆竟敢对吉雅公主说起话来大喘气。

吉雅公主躺在炕上，老娘婆一手扶着吉雅公主雪白光亮的大肚皮，目光注视着下面。倏然间，老娘婆大惊失色，额头沁出了冷汗。惊恐地吩咐身边人照顾好

吉雅公主，慌忙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在外屋拉住了前来送饭的女厨子：“坏事了，坏事了。夫人裆口开了四指，胎水下来了一大滩，孩子横在肚子里，不往下走，这可咋办啊？”“这不是要了命了嘛，我的老娘就是生我以后的崽儿横胎憋死的。”女厨子边说边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面对屋子里供奉的菩萨磕起头来：“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保佑我好心的夫人和孩子平安。”“啥当口了，你还扯这个。快去召唤人，坐船把老爷追回来。”老娘婆嗔怪地吩咐完女厨子，转身又回到了吉雅公主的身边。

“你两个小犊子，看什么看，不怕瞎了眼珠子。滚，滚得远远的。”女厨子边骂边跑到中心岛岸边泊船的地方：“来人啊，来人啊。快去把湖里的老爷追回来。”

“老刁婆子，喊什么喊，人都随着你那布鲁堪老爷坐篷子船下湖观景去了。喊破你嗓子，老爷也听不到。”猪孩和陈飞虎从树上跳了下来，猪孩嘲笑地走到女厨子身边说。

“你两个小子行行好吧，快快驾船去喊老爷回转家门。夫人遭难了！”女厨子转身求猪孩他们。“谁管你们家的破事，死活与我们有什么干系。上嘴唇下嘴唇一张一合地就求人，不怕风大扇了舌头。”猪孩说。“你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女厨子磕头。“啥浮屠不浮屠的，别说话大喘气。让我们喊老爷去，怎么对老爷讲话？”猪孩动了善心。女厨子说：“你就说裆口开了四指，孩子横着奔不了生。老爷就明白了。”

大篷子船行走在烟波浩渺的卧龙湖上，煞是威风，篷子船里雕梁画栋，摆放着太师椅和八仙桌。民国了，仍留着大辫子、穿着丝绸马褂、人高马大气宇轩昂的布鲁堪和一身蒙古族装束眉宇间有着汉文化人斯文的蒙医巴图大夫边饮着茶边向外指指点点。“真乃塞外胜景。老弟从奉天归来，多流连几日，咱兄弟二人游湖观景，对酒当歌，岂不快活，”布鲁堪感慨地对巴图大夫说。

“老兄知道，巴图家传医术，擅长推拿正骨，对那些红伤开花病人实无招术。这次进奉天，学些西医开刀缝合之术，实在不能久留。绕道康平县看一看老兄您足矣。明早，清晨即起打道回我那草原上去。”巴图大夫谢绝了布鲁堪的挽留，

“这样也罢，你嫂夫人临产，多日不见动静，闹得老兄也是心神不宁。不说这个，咱们还是收心观景。拿笔来，老兄要做词一首，赠给吾弟留做念想。”

“好字啊好字，龙飞凤舞，好词啊好词，文采飞扬。”巴图大夫边赞扬布鲁堪的文才边朗诵了起来：

《凤栖梧》赠巴图大夫

卧龙湖上风细细，美景心头，莽莽碧水忆，蛮腰渔女秋波里，荷花铺池堪中意。

塞北水乡诱人醉，无酒当歌，更有好滋味。依船凭栏走一回，风情万种人不悔。

巴图大夫放下手中的宣纸，饶有兴趣地问布鲁堪：“龙怎么可以卧着？难道叫飞龙湖、腾龙湖不好吗？”布鲁堪答道：“叫卧龙湖是有缘由的，这话说起来长了。”

当年，布鲁堪携吉雅公主来到这康平县，自然少不了要拜访当地士绅，就结交了康平县商会会长孙林轩。这孙林轩人送外号孙秧子，是晚清秀才，琴棋书画无一不晓，家资丰厚，二人交往甚密，时常促膝长谈，自然谈到了卧龙湖的缘由。

西藏僧侣和科尔沁王爷私交甚厚，一日，科尔沁王爷陪着一藏族高僧来到大湖北岸，在望海挠村驻足，藏族高僧举目望去，感叹大湖烟波浩渺，无边无际，真乃神仙之地也。科尔沁王爷和藏族高僧议论之后，决定在大湖北岸坐北朝南建一座大庙，开挖地基之日，发现了龙骨化石，并有一石碑，方方正正的石碑上书：得见天光之日，百年之内必有帝王兴。

惊了龙脉这还得了，藏族高僧惊诧不已，是建是封不敢定夺，差人报之科尔沁王府。同时进言将此庙定名为腾龙寺，可助新真龙天子现身。科尔沁王爷又来巡视，吓得魂不附体，大清皇家刚刚中兴，此地岂能生出二主，建腾龙寺可是杀头之罪，故将此大湖封名为卧龙湖。取意让龙久卧深潭，并将望海挠大庙取名为镇龙寺，藏族高僧诵念佛经，龙骨化石挖坑深埋，巨石封盖，书写咒语，保佑大清

王室千秋伟业，不受侵扰。

孙秧子告诉布鲁堪大湖里有龙之说可信矣，龙骨实为夔牛龙兽之骨，因它头似牛身似龙，说是龙骨化石并不为过，大湖北岸有两屯，一屯名曰牛头威，一屯名曰牛舌头，蒙人叫白了，叫成了二牛所口。他曾查阅《山海经》，东海有座山，名叫流波山，此山距海岸约七千里，山上有一种兽，头似牛，只长了一只脚，每次出现都会有狂风暴雨，它身上闪耀着光芒，似日光和月光，它的吼声像雷声一样震耳，这种兽名夔，后来黄帝得到了这种兽，用它的皮制成鼓，并用夔兽的骨头做鼓槌，敲击鼓，鼓声响彻五百里之外，震慑敌兵，威服天下。实则这夔为兄弟二兽，兄被黄帝擒，弟惶恐，弟兽单足有翼，长有龙角，牛身龙鳞，称夔牛龙兽，它腾空而起，仓皇出走，此夔牛龙兽心地善良，疾恶如仇，崇尚正义，体谅世间黎民疾苦，并有聚财聚宝之相，它慌不择路，飞至科尔沁南缘，看到这里飞沙走石，狂风怒吼，干旱无雨，耕田人苦不堪言，那夔牛龙兽心存怜悯，口吐天浆，吐了七七四十九天，所以这沙漠与沃野平川之间才有了这万顷波涛的大湖。大湖四周风景如画，碧草青青。那夔牛龙兽头枕荒丘，身卧湖中，酣睡至今。大湖之形与夔牛龙兽之身别无二致，这大湖虽没有海那样辽阔，却是碧水清波，涛声阵阵，风起浪涌恰似群牛狂吼。

巴图听得津津有味，“这地方还有什么特有民俗？”“吾弟不知，此卧龙湖畔民风独特，怪事众多，妻妾同居一室，姑侄同侍一夫，汉子典妻不知其羞。”“呃，还有此等事。”突然间，船身激烈地晃动一下。“不好。船被浅住了，不是好兆头。夫人家中待产，别出了什么症候，”布鲁堪大惊失色。“老兄不要在意，哪有这样的巧事。行船搁浅本为平常事。”巴图大夫安慰布鲁堪说。

猪孩和陈飞虎驾着小船飞快地赶到大篷子船旁。猪孩猴子般灵敏地跳上了布鲁堪的大篷子船。还没等布鲁堪愣过神来，开口说道：“布鲁堪老爷，女厨子传话，裆口开了四指，孩子横着不奔生。”“猪孩，你小子，不学好，投奔了马虎山上的苏老狼当了土匪，跑到我这里胡咧咧什么。来人，把他抓了。送到县大牢去。”已经认出了猪孩的布鲁堪厉声说。“不念我流落街头、饿得半死、你送给我几个饽饽的情分，我才不来管你家的破事呢。你回不回？现在你的船浅住了，等

你调转船头回去时，你那宝贝公主可要挺尸了。”猪孩不依不饶地吓唬布鲁堪说。

“你小子，黄嘴牙子还没褪净，别说话这么不中听。”巴图大夫斥责猪孩后转过头来，和颜悦色地伸出了手掌四指开导布鲁堪说：“老兄，他说的可是女人家生孩子的行话，裆开四指，孩子横着不奔生，小孩子家没经历过，让他编，他也编不出来啊。咱们赶紧弃了这个大船，坐上他们的小船回中心岛去吧。”

民国元年，农历七月十八同时辰，河北唐山韩庄，清末举人韩开疆家的娘儿们也在生孩子。一个身穿丝绸长衫、年长韩开疆十几岁的人没有叩门，径直走了进来：“还认识我吗？”进来的人手拎着点心盒子，仍在拱手施礼说。“认得，认得。乡音未改鬓毛衰，开明兄一去关东几十载，回来给个信，开疆理应设宴接风才是。给我施礼，使不得，使不得！”韩开疆躬身还礼。示意韩开明坐下说话。吩咐下人上茶。“关里关外山水阻隔，不知开明兄在哪里高就？今日衣锦还乡，看得出，开明兄一定是发达了。”“为兄现在奉天所辖康平县地面上西荒地局谋了一个局长的位子来坐。其实是在科尔沁王爷手下当差。”“其实此事我早有耳闻，恕我直言，咱那本族堂兄韩开治摊了官司，是不是投奔你去了？”韩开明沉思不语。“现在已是民国，新朝不理旧政，再说已经尘封了多年的旧事，庄子里已无人提起。你说来无妨。”“确有此事。韩开治寻到我时，我还是西荒地局的一个管账先生。他带着一妻三子寄居在我的账房之外的马厩之中。开治终日愁眉不展，一病不起，早已作古。”“开治留下的妻儿现在何处？”韩开疆继续追问。“韩开治怕官府缉拿，全家人随了妻姓，姓李而不姓韩了。实不相瞒，当时我妻亡多年，膝下一女，鬼使神差，开治之妻李敏英现已是为兄的贱内。”韩开明答道。

屋子里孩子的哭声一声紧似一声。管家悄声悄脚走到韩开疆面前。“孩子出生已有半个时辰，你不来向我报喜，我已料到生的肯定是个闺女。我韩开疆命中无子，此乃天意。怪不得夫人。”韩开疆心中失望，自言自语地说。

“既然老爷已经知道了，夫人请老爷给闺女起个名字。”管家接过韩开疆的话头说。韩开疆摸着头不语。韩开明在一旁不假思索地说：“听这哭声，声声脆

耳，似金铃似银铃，我们韩家女儿多为三字姓名，中间一字为诗，诗可表述咱韩氏家族为书香门第，我看叫她诗玲吧。”“谢谢大哥给女儿赐名。就叫她韩诗玲吧。”韩开疆赞同地连连点头。韩开明说：“我也不是谁的主子，何谈赐名二字。我家女儿叫韩诗凤，取意为诗人中的凤凰，现在已是开治二子李梦龄的媳妇，膝下育有四子。”韩开疆羡慕地睁大了双眼：“你和开治族亲较远，这样做就对了。你真是有福之人啊，儿孙绕膝，其乐融融。哪像我，白读了这么些年书，连个纱帽翅儿都没混上。”韩开明劝解说：“兄弟苦楚为兄知道，这关内人才济济，不如换个活法，到关外去，也许柳暗花明。以兄弟之才，治理一个康平县绰绰有余。”韩开疆做苦恼状：“唉！这年月，关外候缺的人多的是，哪轮得到我韩开疆。”韩开明笑着说：“奉天城里达官贵人我还认识一些，开疆有意，为兄可尽绵薄之力。”韩开疆露出了兴奋的神色。高声吩咐管家摆酒设宴。这时，夫人身边的侍女秋月走了过来，轻声对韩开疆说：“老爷，孩子很壮实，一个劲哭，过会儿就要给孩子开奶，夫人这么大岁数生孩子，那装奶的东西稀松八泄的，恐怕一时半晌下不来奶。”韩开疆听得有些不耐烦：“你说话啥意思，直说。”秋月说：“我刚才出门在庄子中遇见了一对母女，那母亲刚生过孩子，两只大奶子涨得直往外蹦，奶水把褂子都润湿了，可她那丈夫和刚生的孩子都快腾病死了，正领着一个小姑娘要当奶妈赚钱葬夫呢。”韩开疆说：“领来我看看。”不一会工夫，秋月将那母女领了进来，韩开疆一看那女人胸前鼓起的奶子像棒槌一样，点头说：“好了，就是她了。”

“夫人，夫人。你睁开眼。为夫来看你来了。”吉雅公主痛苦地睁开了双眼，注视着布鲁堪，眼睛湿润了。“夫人，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贵为科尔沁王府里的公主，没有难住你的关口。”“你不要安慰我了。下面已经开了四指，孩子横着奔不了生，弄不好，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周年。我走后，你要寻一个貌美善良的女人陪在你的身边。为你生下一男半女，我在九泉之下也心安了。”“夫人，不要说这些丧气话，奉天城里西洋人开的医院能剖腹生子，咱这就套上马车连夜赶过去，必保你们母子平安。”“老爷，咱这里坐马车颠簸到奉天城得两天两宿。我怕夫人和孩子在半路挺不过去。还是不要走了，给夫人张罗后事吧。免得到时手忙脚乱。”老娘婆看到夫人又昏了过去，不知深浅地对布鲁堪说。

“放屁，你个废物。”老娘婆的话让布鲁堪动了怒。巴图大夫走到近前，安慰地拉住布鲁堪的衣袖。布鲁堪眼前一亮，伸手攥住了巴图大夫的领口：“巴图，你也是个大夫，难道你能让我夫人就这样命赴黄泉吗？”巴图大夫说：“兄弟不才，隔行如隔山，兄弟只晓推拿正骨之术，对女人生产是个门外汉。”布鲁堪说：“少废话。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夫人去死吗？人畜一理。在草原上，马啊牛啊产子困难，我见你曾把手伸到老马肚子里，把小马驹掏出来。”巴图大夫被逼无奈：“事到如今，那我进屋助上公主一臂之力？”布鲁堪放下了拽着巴图领口的手：“这还像句话，死马当作活马医，你就操手干吧。”巴图大夫摊开手说：“可她贵为公主啊。产房里如果走进一个男人，让她知道那还了得？那可是伤风败俗啊。”“伤什么风？败什么俗？那些屁规矩难道还比活人命重要吗？这可是两条人命啊。人家汉人那边说得明白，女人有病，身子一不避爹娘，二不避丈夫，三不避大夫。再说了，你知道的，我娶了公主容易吗？生孩子憋死了公主，我怎么向达尔罕王交代，她死了，我还能活吗？”布鲁堪生气地扔下话，走出屋内张罗着要把夫人往奉天送。

巴图大夫十分理解布鲁堪的苦衷。布鲁堪的身世扑朔迷离。当年，摄政王多尔袞横扫千军，开创大清基业，死后并无子嗣，深居科尔沁草原的达尔罕王在多尔袞任上曾派一个族内才女去侍候过多尔袞。才女一夜侍寝后怀了孕，多尔袞死后，达尔罕王将那才女收留于府中，产下一子。这个人就是布鲁堪的先祖。多尔袞亡灵多舛，达尔罕王怕惹出是非，故将布鲁堪的先祖隐姓埋名抚育成人，只读书不为官。学业有成在王府中当驻府先生，向王府里的王子和公主教授四书五经、习字作画。以后几代人皆是如此。到布鲁堪这一代已经是第八代。巴图父亲医术精湛，和达尔罕王是世交，布鲁堪在家又是独子，达尔罕王特许巴图和布鲁堪两个进府给王子和公主陪读。日久生情，布鲁堪和三福晋所生的吉雅公主竟然好上了，达尔罕王对此事并不中意，吉雅公主年方十六，本该出阁，可她非布鲁堪不嫁，拖到了二十三岁，达尔罕王才准了吉雅公主和年长她八岁的布鲁堪成亲。成亲后，布鲁堪被派到卧龙湖当了水务局长。到现在，已是七年光景，吉雅公主的肚子鼓了又瘪下去，一直站不住胎，这回终于挂住了，眼瞧着就要生产，却遭了这么大的难。